

沉重負荷下的一絲光明：讀《我的名字是光》

文／吳佩羿



透過瞭解，追尋和再追尋，不去在乎可能會引起的後果，
我開始為這個陰暗的故事帶進一絲光明 ——露思

為了找尋自己身世的最後一片拼圖，露思從阿根廷到了西班牙尋找生父。《我的名字是光》，從序章開始就沒有冷場，作者奧索麗歐（Elsa Osorio）藉由滑動的敘事軸線，透過書中的其他人物一起拼湊出阿根廷最陰暗的一段歷史，右翼軍政府執政之時，開始進行肅清左派分子的行動，在這期間，無數的菁英分子不是死於非命便是流亡海外，自己襁褓中的嬰孩被強行奪取，抹滅掉了自己的身分認同。

透過人物的敘述，我們彷彿見到那紛亂時代下的陰影：白色恐怖的禁錮，被慘無人道對待的政治犯（還包括了孕婦），不明不白失蹤的青年，受難者家屬一輩子等待親人返家的煎熬。雖然主線講述軍閥以權力強奪女政治犯的嬰兒，然而每位次要人物的刻劃卻又極為精彩，他們既剛強又固執，為了自己信念而戰，因為立場不同而互相產生衝突，然而他們每一人心裡的負荷不知該有多沉重！像是為了保護女嬰不顧自己生死的母親莉莉安娜、耗費心力，只為了要傳達事實的米莉安、急著找出真相最後成為槍下亡魂的養父艾杜華多、或是奮力追尋自己身世之謎的露思；每個人物的份量都在故事裡面展現出

來，在大時代的悲劇底下，我們也看到母親守護不了女兒的悲傷、一輩子活在罪惡裡的養父、不知道如何愛女兒的養母與得不到母愛的女兒，每個人物背後皆帶著濃厚的哀傷。

然而，即使是曾經經歷這悲痛年代的作者，仍以她溫柔敦厚的筆觸審視另一群原本的「既得利益者」，竊取嬰兒的杜法雖是人人聞之色變的軍閥，但面對家庭，卻是個慈愛的父親，對露思也疼愛有加，當露思知道當年的外祖父母是殘酷的劊子手時，她刻意的疏遠他、憎恨他，若以人性的角度來看，這難道不是一位祖父最難受的事嗎？即使是得到嬰兒的瑪莉安娜，在被矇騙了數年後才發現女兒不是親生的事實，並且還得時時刻刻防備有人會出來搶走她的孩子，與露思的疏離，也是她心中永遠的痛；在這本小說中，每個人都背負著沉重的包袱，即使是這些既得利益者，也有其無奈的地方。作者不做嚴厲批判，反而從各個角度呈現人性在這社會底下所展現的矛盾與衝突，帶出阿根廷白色恐怖下的氛圍與創傷，透過露思的找尋，也期望為陰影籠罩的社會帶進一絲光明。

風格是自然形成的——讀費茲傑羅《冬之夢》

文／伊格言



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是這樣的：藝術，或說文學作品，最重要者在於「風格」。但何謂「風格」？作者個人獨特之印記是也。若無此獨特印記，則作品必然非屬一流，因為它要不就是某些前輩大家次一等的贗品，要不就是易於被他人所複製仿襲。也正因此種概念之廣為接受，於眾作者而言，「影響的焦慮」就來了。我是否夠獨特？我的作品中是否有「他人的影子」？如果有，那麼我該如何精進努力，以求「走出自己的路」？

讓我們暫且離開關於此種概念的纏繞，回到《冬之夢》。有趣的是，以表面觀之，《冬之夢》裡所收錄的五則短篇可說是差異甚大；然而細究之後，卻又依舊不約而同明顯銘刻著作者的「特有印記」——費茲傑羅顯然是「人如其文」的那種人，不論寫什麼都像是在寫自己（對，另一個著名的定律是：同一位作者一生總在寫同一本書）。第一篇〈冬之夢〉直接就像是《大亨小傳》的短篇精簡版，說白了點，反正又是費茲傑羅的妻子賽爾妲（Zelda），纖細敏感又才高八斗的大美人，不但家世顯赫而且還從

娘胎裡就遺傳了公主病。但你還能怎麼辦？誰叫她那麼迷人？反正你就是還能再錯一次，錯到你酒醒之後又再暈船一次。沒有比這樣的美人更適合述說人生的浮華幻象了。

回到「風格」這件事。於是整體而言，《冬之夢》並非一本具有整體一貫風格的作品——至少〈班傑明〉、〈崩潰〉這兩篇不是。但你能說它不帶有費茲傑羅的「獨特個人印記」嗎？問題在於，多數人論定所謂「風格」時，看的往往是表面——文字技術、題材、腔調等等；而看不進「裡面」。他們其實找不到小說內裡真正難以替代的核心，從而使得「風格」之說永遠迴盪於虛無縹緲之間。然而我必須說，風格是自然形成的——對於一個優秀的作者而言，你可以請他換一百種題材，換三百種腔調；你或許認得出他來，或許認不出來——但他不見得比你更在意這件事。他只需專注於調整細節、變動句法，適切編織一切小說的基礎元素，把該說好的故事說好即可。他知道所謂風格會自然形成，無須勞駕他的戮力追求。

一個乾淨明亮的海明威： 讀《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：海明威短篇傑作選》

文／黃崇凱



據說馬奎斯曾在巴黎街頭偶遇海明威。當時他的職業是記者，只出過一本小說。年輕的馬奎斯一下子不曉得該怎麼辦，是該發揮記者本能追上去來個即興採訪？還是只要以讀者身分向他表達滿滿的欽佩之情就好？這樣的抉擇發生在兩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身上，特別有戲劇張力，噁心一點說，甚至會覺得那是世界文學傳承的巨大時刻。

為什麼呢？因為馬奎斯認為小說家讀小說跟一般讀者不同——他們讀小說是為了拆解小說，是要搞懂小說怎麼做出來、那些縫線又是怎麼縫合的。而海明威就是他心中的「老師」，是那種可以把小說全部解體，一一檢視所有零件組具跟結構再重組回去的小說家。順著馬奎斯的話來說，〈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〉就是好看又好拆的絕佳範例。

故事架構極其簡單，符合所有海明威短篇小說的特色：人少、話多、後座力強。小說沒有太多文字拿來描述場景，也沒花什麼力氣讓人物想東想西，他們就是行動、說一些看起來沒營養的廢話，然後在我們猜想小說想傳達什麼時，小說就結束了。可是明明有什麼非常濃厚的情緒被留在心裡，催促著我們細細思索那種情緒是怎麼來的：

「你有青春、自信，還有工作。」

年長的服務生說：「你什麼都有。」

「那你又缺了什麼？」

「除了工作，我什麼都沒有。」

當年長服務生說或許有什麼人還需要這間咖啡店，年輕服務生反駁：

「老兄，還有整晚營業的酒館啊。」

「你不懂。這是一間乾淨舒適的咖啡店。照明充足，光線良好，而且，喏，還有樹葉的影子。」

於是你會明白，年長服務生其實就是需要這間咖啡店的人，因為在這裡，他可以不用去面對自己欠缺的部分，只要關了店，他就是個什麼也不是的老頭，就只有無邊黑暗卻又失眠的漫漫長夜持續提醒著那些他所沒有的、那些有過卻又失去的。只要我們想起這種若有欠缺的感受，我們就更加渴求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，而或許有什麼人可以懂了自己。海明威每每以最具體的表象，寫出最難說清楚的內在感受。這就是為什麼沒有一絲贅肉，總是要求線條美妙肌理分明的海明威牌短篇小說，可以像把精準的來福槍，一槍打中讀者靶心。

那麼，當年遇到海明威的馬奎斯最後怎麼做？——他決定捨棄兩種念頭，乾脆隔著馬路對海明威大聲喊出：「大師！」，海明威轉過來，高舉著手，回喊：「再見，朋友！」

多麼美好的偶遇。

中國恐怖嗎？

文／吃玻璃

好書開箱文

書名：中國恐怖嗎？

作者：許驥

出版：文化工房

定價：HK\$68



許驥自浙江出奔香港供職報館任文化記者，今次出版新著詳列他讀大學時盛世崛起的種種現象。年初台北書展，他現身與台北讀者就「蝗蟲」問題談到生活於香港的大陸人，如何面對與思考香港本土化議題。曾在大陸出版的兩種著作，都呈現他的八〇後特質：敏感、尖銳，以言抵抗社會不公，行文不落套語，具知識份子面向而又能細察民間同代人的生活取態與成果，為香港與台灣記錄了另一種盛世面向。

從2008年至今所記錄有71則提問，以「地下手冊」、「地下筆記」編排，兼以書論日本、台灣和

香港，反映盛世所需的是什麼養份，間接論及崛起現象的匱乏與猖狂，適時回顧當代與民國名人、名作家的預言，對照出大家對盛世的「恐懼」源頭：禮樂崩壞的無根與政治觀測的過度單一化，促使一個當年的大學生、今天的記者，嘗試在他所反映的中國現實，重建自己心目中的另一個「中國」。

此書本來在大陸印刷，於10月份出版；可惜由於書籍性質過於敏感，承印者抵不過印刷工人的疑慮，最終回到香港印刷。未出版已被視為禁書，我們該同情作者，還是恭喜作者？